

每一部小说本质上都是作家的“自传”

阿来 罗伟章 蔡骏相聚一堂谈文学

小说有不同的流派、写法，作家们如何看待彼此的差别？在视频和图像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时，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小说？4月8日晚，四川两位小说高手阿来、罗伟章，与从上海远道而来的著名悬疑小说作家、编剧蔡骏相聚阿来书房，以“如果生活是一部小说”为题，展开一场文学交流。三人对谈围绕蔡骏作品《谎言之子》、罗伟章作品《隐秘史》展开，根据各自的小说创作经验，分享各自的见解。整场交流涉及类型文学与纯文学的区别与联系、文学的地域性、作家与故乡、小说中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、小说与电影等多个话题。

《隐秘史》是罗伟章长篇小说“三部曲”中的最后一部，描写了西南边陲一个荒芜村落的故事，通过具有魔幻和悬疑色彩的情节，向我们铺陈了埋在人心深处那些隐秘的褶皱。《谎言之子》是蔡骏的悬疑新作，讲述了跨越16年、相互纠缠的两桩谋杀案，和构建在谎言之上的个人与家庭所背负的人生之重。秘密之中或许埋藏着更多秘密，面具之下或许仍是面具。人生的真实与虚假纷纷扰扰，我们作为主角有时无法辨认，小说通过虚构方式创造了另一种真实。

蔡骏与罗伟章首先分享了各自对对方作品的阅读感受。蔡骏先是在杂志上读到罗伟章的一个短篇，然后又去看罗伟章的长篇小说《隐秘史》，“他笔下的本土化的中国乡村故事独特而少见，让我想到了茨维格”。罗伟章则从蔡骏《谎言之子》谈起，认为蔡骏写的悬疑小说是“用反类型的方式注入到类型小说里”。他在小说里自觉地为一个时代留下印记，有历史感、空间感。同时对现实和时代人心有深切关怀”。

类型小说和纯文学之间 需要达到一个好的平衡

阿来将罗伟章和蔡骏的创作方式进行了对比，“近些年来，罗伟章的小说从



阿来(右1)、蔡骏(右2)、罗伟章(左2)对谈。

格外注重意义等纯文学性逐渐转向兼顾故事性，满足读者好奇心，表现出类型文学的一些优良品质。蔡骏的作品则是从类型文学的属性开始对纯文学性进行了雕琢，在类型小说和纯文学之间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，做到了‘类型以及类型的溢出’，如同加热的牛奶从‘类型’的罐子里溢出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这两位小说家有了奇妙的共通性。”阿来坦言，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经典文学，如果从本质上来说都可以被看成类型文学，但它们同时都具备超出类型的部分。阿来还提到，情节、故事、节奏，其实对于小说来说是同一个意思，“只不过不同的写作者进入小说的方式不同，各有偏重不同而已。当小说的表达偏重于故事时，它表现为情节；当表达偏重于语气、情感经历的起伏时，就表现为节奏。”

对纯文学与类型文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，阿来也进行了详细分析，“一些纯文学如果过分追求意义，过分追求生活细节的真实，过分迷恋对人物内心最深处、最隐秘的幽微之处的开掘，而对故事性和可读性有所忽略，容易让小说写得太闷。其实古典小说很看重故事性，章回体小说每章往往以‘请听下回分解’来结尾。小说需要回到故事本身。说到一些类型文学，则在文体上没有追求；同时

过于追求商业成果，害怕给读者造成难度，只注重情节推进也令人乏味。这两者需要达到一个好的平衡。”

小说与作者现实生活的关系 是“自传”也是“未曾经历的人生”

小说是一种虚构性质的文字体裁。那么其内容、人物与现实中的作者生活有怎样的关系？罗伟章认为，一个作家不管隐藏得多深，在他的小说里一定隐藏着自己，“每一部小说本质上都是作家的自传”。蔡骏则认为，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自己是相反的，“谎言背后的自己，其实也是自己。每个人都有虚构的欲望和能力。或许每个作家在生活中可能都是说谎高手，从生活的虚构到文学的虚构，这个跨越是很有意思的。”阿来则认为，小说有足够的容量，“我希望自己的小说可以大于生活，写作是自己未曾经历的某种生活的扩张。我写小说时会经常假设自己就是作品里的那个人。在小说当中找到一个空间，去过一种自己未曾经历的人生。”

三位作家还谈到看电影和读小说的差别。蔡骏说自己看电影也很多，认为小说与电影有共同之处：注重叙事。但他还是更倾向于读小说，“因为它直达心灵。我感觉现在读小说的人越来越少。



罗伟章《隐秘史》



蔡骏《谎言之子》

因为比起看视频，看小说要带着脑子去看，是脑力劳动。但这恰恰证明小说的可贵。”

罗伟章的体验是，“电影是进入眼睛，小说是入心。当然也有优秀的电影入心，能进入更深层的地方。电影是具象的，而小说想象的空间，撑开的可能性更大。”阿来认为，抽象的能力是语言和文字带来的，图像如果太泛滥可能会引起人思维能力退化。人还是不能停止阅读，因为阅读和文字能帮助抽象思想能力。人如果要进步，还是要做一些有难度的事情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刘珈汐

四川作家杨献平获“首届朱自清散文奖”

很多人通过中学语文课本，学习到现代散文名家朱自清先生的《背影》等名篇。说起朱自清和浙江临海的渊源，要追溯到1922年春，时年24岁的朱自清从杭州“省一师”来到临海，任教于浙江省立第六师范学校（现台州初级中学）。在临海教书时，朱自清创作了散文名篇《匆匆》。2022年，朱自清文学奖在浙江临海设立。

2023年4月10日，首届“朱自清文学奖”颁奖典礼在临海举行。现场颁出“首届朱自清小说奖”“首届朱自清散文奖”“首届朱自清诗歌奖”“首届朱自清紫藤新苗奖”。麦家、阿来、格非等知名作家出席颁奖礼，并为获奖者颁奖。来自四川的作家杨献平凭借作品《中年纪》，获得“首届朱自清散文奖”。

《中年纪》： 中年男人的精神诊断与心灵档案

根据中国诗歌网2022年7月20日发布的“首届朱自清文学奖征稿启事”，首届朱自清文学奖设：朱自清小说奖1名，奖金20万元；朱自清散文奖1名，奖金20万元；朱自清诗歌奖1名，奖金20万元；朱自清紫



杨献平(左2)在领奖台上。

藤新苗奖10名，每位奖金5000元；朱自清紫藤新苗提名奖10名，每位奖金2000元。

出生于南太行山脉山村的杨献平曾荣获首届三毛散文奖、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、四川文学奖等奖项，出版过散文集《沙漠里的细水微》《黄沙与绿洲之间》《生死故乡》以及多部长中短篇小说。散文是杨献平重要耕耘领域，此次获奖作品《中年纪》，被他视作2015年到2019年“中年”系列散文写作的一个集合和总结。

评委会给他的颁奖辞写道：“关山难越，谁悲失路之人？当肉身衰退，现实生存境遇发生剧烈改变，一个人将如何自



《中年纪》

处？如何找到自我的方向？这是人到中年必然面临的问题，杨献平的《中年纪》回顾边塞的苍原与青春的豪迈，直面中年遭际的深爱与沉痛，心理的至暗时刻与光明重现，时过境迁的释怀与救赎，高度坦诚且深刻内省，是一份专属于此一年代中年男人的精神诊断与心灵档案。”

杨献平： 为个人和时代留下一些文学痕迹

朱自清文学奖每两年颁发一次，评审委员会由中国作家协会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、鲁迅文学院、浙江省作家协会牵

头，并邀请中国知名作家、评论家、文学编辑、高校教授等担任成员，负责具体评选事项。为鼓励广大青少年拥抱文学，面向18周岁以下的少年文学爱好者，主办方还设立了朱自清紫藤新苗奖。

站在首届朱自清文学奖散文奖的领奖台上，杨献平感慨地说：“写东西虽然是一个人的战争，但一个人的战争必须得益于各位领导和师长的鼓励和帮助。作为一个长期的文学写作者，一个忝列新时代文学工作者队伍的中年男人，我们所经受的现实生活与文化场域、精神现场，都是空前的、崭新的。一个写作者如何容身于时代而能洞彻其本质，并不断地保持‘觉悟’‘发现’和‘提升’的能力，并用自己的笔触去深刻反映‘时代的个人经验’和‘个人的时代经验’，我觉得是一个较为深刻的写作命题，我的散文集《中年纪》所做的努力是呈现和表达个人在中年时段的现实困境，尤其是内心和精神上的矛盾和冲突，环顾个人周遭与呈现世道人心，进而以宽恕、和解、悲悯的方式，完成自我意义上的超越和升华，同时也为个人和时代留下一些必要的文学痕迹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图片由杨献平提供